



新 情 人

在帕丁顿车站，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位神父、一个穿着丧服的女人和我一起上了火车。我的目的地是布鲁德兰兹，那是一个位于肯特郡海岸的护理之家。我答应过阿德里安·塞尔福瑞杰，要在离开伦敦之前去会一会他。我们两个同为化妆师，十年间我们一起工作并拍了很多照片。

我的座位旁边只坐了一个乘客，那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的眼睛一直在看着窗外，所以直到我们顺利就座后，我才有机会看到她的脸——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就像受到电击一般震惊。

二十年前当我遇到我现在的妻子丽奥塔时，她也算不上是十足的美女。眼前的女孩同样不是美女。这个女孩之所以如此吸引我是因为她的脸部拥有和我妻子几乎一模一样罕见的骨骼结构：从颧骨到下颌，都是惊人的相似。从侧面看这个女孩和年轻时候的丽奥塔就更像了——我所说的像并不是指表面上的相像。她们的眼睛有着不同的蓝色调，头发从外观到颜色也都差别很大，但是两人的骨骼、内在的结构特点却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

二十年前我因为太年轻而不可能为那些名人化妆。在福克斯兄弟的黄金时代，我只记得当时我还没有成为备受赞誉的一线化妆师，柯珊卓·道恩还仅仅是个不出名的小演员——而且可能是最不入流的一个演员。我需要柯珊卓·道恩这样的一个女人让我成名，她的出现在那个时候恰到好处。如果没有我巧夺天工的化妆技巧，让熠熠生辉的柯珊卓自信地面对挑剔直白的摄像工具，那些伟大的灯光师的工作简直就是白费劲。



当火车驶过阴霾笼罩的伦敦郊区时，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显然因为我对她面部的过于关注而受到了惊吓，她快速移开视线，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窗户上。慢慢的，我开始注意到她的其他特征——女孩子瘦削的骨架（这一点不像丽奥塔，但是凭我的直觉她的瘦削一定是因为真正的饥饿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习惯性减肥节食）在品质不高的棉外衣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出，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元店买来的手镯，手紧紧抓着放在大腿上的廉价塑料手袋。当我有意要打破陌生人之间的沉默，缓解车内紧张的气氛时，这个女孩猛然转过头盯住我。

“你说什么？”她用一种紧张而且烦躁的语气回答。

“我想问你是否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达海岸。”

她习惯性地看看手腕，但是手腕处空无一物。（后来我了解到为了买火车票她卖掉了手表。）她也不知道这趟旅程会花多长时间。

“我打算去汕德盖特村，”我说，“你听说过那个地方吗？”

她摇摇头说：“你是美国人，对吗？”

我点点头，告诉她我要去海岸边上的护理之家看个病人。

“不会是布鲁德兰兹吧？”

“事实是，就是那个地方。”

“太好了。我也正要去那儿。”

可能因为我年纪大的缘故，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又或者陌生人之间更愿意友好地袒露心扉，她把自己最糟糕的窘况、最隐秘的细节毫无保留地向我和盘托出。丽奥塔知道了这件事可能会大失所望，她也许会说这个女孩过于普通，没有教养，不知羞耻。或许她的确像她所说的那样，但是眼下显然她处在困境中。

“你都看到了，我的父母，他们把我踢了出去。我没有行李，没有包裹，甚至没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奶奶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想这趟旅行应该不会让我失望。”

当我祝福她不会失望而归时，她勉强幽默道：“噢，好吧，如果我绝望的话，正好那儿离海比较近，而且我还不会游泳。”

“亲爱的，事情不会那么糟糕。”

突然她发出一声尖叫。我回过头，看见一个面部笼罩着一层黑色面纱的女人正朝这里窥视着。这个女人乍现即逝，但是她的出现似乎像是某种悲惨灾难的前兆似的影响到了女孩的情绪。她把头扭到一边，恸哭



起来。

本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但是事实上还没有。和老朋友塞尔福瑞杰愉快地闲聊了一个小时后，我在护理之家附近的一个小酒吧里又碰到了那个女孩。一看到她的脸，我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不能怪老人家，她只是有点儿老糊涂了。当我告诉她关于孩子的事时，她只是微笑着说‘太好了’；当我问她要钱时，她打开钱包给了我一先令。一先令！”她用手摸了摸杯子沿儿，“恐怕我难受得连跳海自尽的勇气都没有了。”

“那个必须为你眼下的状况负责的男人呢？他没有给你提供帮助吗？”

这句话第一次引起她怨恨的情绪。“他妈的婊子养的东西！他甚至不承认这是他的孩子。”

“那么你打算生下小孩吗？”

“不可能，我不能生下它。你知道生孩子也要花钱的，而且一旦我的身体有所变化，恐怕找份工作就变得更难了。”

尽管我同情那个小生命的悲惨境遇，但是它无法引起我更深刻的关爱。我敢肯定这个女孩对我绝对没有性的吸引，尽管也许丽奥塔会这么认为。不，仅仅是她的那张脸吸引了我，那个漂亮非凡的骨骼结构。我怎么能抵挡得住那张脸的诱惑！

至少在那个时刻我的脑海中慢慢出现了一个念头，因为此后我感到一种逐渐增加的秘而不宣的兴奋感。我尽量说些其他的事情来转移女孩的注意力。我告诉她我的工作，告诉她关于柯珊卓·道恩的事情，还告诉她制片人人为我提供的位于庚斯博罗新月楼的公寓，公寓离摄影棚不远。但是这个女孩——这个名叫碧尼·普瑞威特的女孩——好像一点也听不进去。在返回车站前，她跑到洗手间又大哭了一场，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条精致的刺绣手绢。

“你就想象自己已经淹死了。”我笑着说。

她把手绢拿给我看。“多么滑稽啊，不是吗？陌生人都有可能比家人更加友善。在洗手间，一位女士送给我的。这个给我手帕的女士跟我们坐同一辆火车，她说她刚参加完一场葬礼。”碧尼带着令人怜惜的微笑看着我。“她问我你是不是我爸爸。”她害羞地低下头，“真希望你就是我爸爸，我敢打赌你一定不会让我身无分文地流浪街头。”

当我们到达帕丁顿时，我刚才的那个隐隐约约的想法已经完全成形。我给了碧尼十英镑并且许诺今后一旦她有需要一定会竭力帮忙。我们约好三天后在瑟卡迪利饭店见面吃晚饭。

我们再次见面时，碧尼的脸上只是少了一点点的愁云。

“你找到住的地方啦？”

“托您的福，我在碧丝浩普斯盖特租到一个房间。”

“碧尼，亲爱的，你愿意到美国去吗？我这周末就要离开了。我能帮你在加利福尼亚找到合适的工作，在那儿我有些关系。”

我的一番话语就像给一朵即将凋谢的玫瑰注入了某种神奇的起死回生的化学药剂一样，碧尼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眼睛也恢复了神采。“美国，听起来就像做梦一样，一个美梦！”

“这不是梦。你不知道当我最初见到你时，我多么惊讶。你脸上的一些东西让我想起最初遇见我妻子时她的样子。我非常想要帮助你——如果反过来你愿意帮我个大忙的话。”

“美国！噢，派克赫斯特先生，先生，如果我能去美国的话，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你愿意假扮成我的妻子吗？”

她还没来得及张嘴回答，我就赶忙再次向她保证：“只是一两个星期的时间而已。我得让大家看到我和妻子一起离开伦敦又一同回到美国，这对我来说异常重要。”

“你的妻子——她现在和你在一起？”

“没有，亲爱的，问题就在这儿。她过去和我在一起，但是现在她已经离开了我，和一个年轻男子私奔了。这里面有我自己的原因，也有法律的原因——我不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事实真相，至少现在还不想。”

显然这已远远超过了她的理解力：“但是你的妻子——难道她——年纪不大吗？”

我笑着把她的小手放在我的手中：“亲爱的，别忘了我是个魔法师啊。”

两天后我带着化妆工具来到碧尼的小屋。那部电影的化妆工作两天前已经结束。今晚制片人要以柯珊卓的名义在道切斯特举办庆祝派对，我也



收到邀请函。

当我打开工具箱把调色板和各种刷子，粉底和粉膏，遮瑕棒、化妆油彩、唇膏、眼影以及一大堆瓶瓶罐罐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时，碧尼显得异常兴奋。我拉着碧尼坐到沙发上，把她的手握在我手里，告诉她有件事情我必须先向她坦白，她听完后可能会改变主意。我严肃且坦诚地说道：“我不能指望你完全信任我，除非我告诉你真相。真相可能会吓坏你。相信我，亲爱的碧尼，如果你决定改变主意的话，我完全理解。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生活，让你远离那些担忧和焦虑。”

她认真地看着我，有些微微的恐惧。

“我本不想让丽奥塔陪我来，但是她坚持要来。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如果没有了我，她不愿意出现在公众面前，她是那么虚荣，她完全要依赖我才能保持住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的假象。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她那病态的嫉妒心理。碧尼，我跟你讲过我妻子离开了我。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这样，她死了。”

碧尼的嘴唇颤抖着，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

“在遇到你的两天前，丽奥塔和我在公寓里大吵了一架。她像个魔鬼一样对我声讨谴责——因为嫉妒她固执地认为我和电影里的某个演员关系暧昧。她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为了让她清醒些，我打了她的脸，恐怕是我出手太重了，她倒在地上，脑袋恰好撞在大理石台面桌子的边角上。

“当我发现我叫不醒她时，我恐惧极了。就在我终于意识到她已经死了的时候，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我不敢不答应。因为敲门的是另一个房客，他听到丽奥塔的尖叫声，而且还碰巧听到台灯摔到地板上的咣当声，所以过来看看。我打开门，竭力向那个男人解释没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两口子拌嘴打架而已。

“但是那人走后，我更加惊慌失措，完全乱了方寸。我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警察决不会相信我的话，我的肩膀上有丽奥塔的抓伤，而且还有人听到我们过激的争吵。我的妻子倒在地上就这么死了。我一直等到天黑，把丽奥塔搬出公寓，拖到电梯里。我把她的尸体搬到我们租来的车上，开车把她运到了别的地方。

“我小心翼翼地处理了她的尸体，也许不会有人发现它，也许不会出什么事——只要有人看见她还生龙活虎地在公寓里走动，出现在机场上，

还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那么即使她的尸体被人发现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尸体的身份。现在你知道了，碧尼，我今后的生活就掌握在你手上，一切就看你的决定了。”

听完我的故事后，她很震惊，她的脸变得更加惨白，脸部线条僵硬起来。在痛苦难耐的几分钟里，我发现自己判断有误，我过于相信这个女孩子的绝望，以为她会帮我。想到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愚笨，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用手捂住眼睛，开始哭泣。

过了不久，我感到她的手伸向我，我抬起头，看着她。“你吓坏了，我知道。你一定认为我是那种令人可怕的禽兽不如的朋友。”

“噢，不，先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没有谋杀她，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而已，是她自己不够幸运，而且我完全了解你内心的恐惧。如果我没有遇到你，我想我现在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你救了我，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至此我的信心又恢复了。她相信了我的话，她信任我。这正是关键所在。假如她不相信呢？假如反过来她因为恐惧，跑到最近的警局去报案呢？想象一下故事的结果——警察赶到公寓时，发现丽奥塔活得好好的。警察会不再理会她讲的故事，认为那纯粹是无稽之谈。我呢？我当然会否认曾经给她讲过如此怪诞的故事。他们会认为她彻底疯了。

我已经确认她答应和我同谋，所以我内心深处开始希望这个故事本身就是真的。到了现在这种地步，我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不能改变主意，丽奥塔现在必须死。

我内心充满着希望，开始工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碧尼·普瑞威特的容貌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年轻的脸庞消失了，时间老人的痕迹通过艺术的手段被模仿了出来，碧妮的脸庞鼓了起来，眼睛和嘴唇也发生了改变。

为什么要谦虚呢？我确实是个魔法师。当我完成我的作品时，我后退几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我的作品拥有碧尼·普瑞威特的骨骼，却是那个待在庚斯博罗新月楼公寓里的女人的脸。

我拿起镜子，把它递给碧尼。“近点看，亲爱的。你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你二十年后的脸。”

她的反应令我惊讶。当她第一眼看到镜中化完妆的自己时，她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惊呼。她的手颤颤巍巍地托着镜子，好像已经没有力气举起



它似的。慢慢的，她转过头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

“这真是她的脸吗？我看起来确实像您的妻子吗？”

“你甚至可以骗过她最好的朋友，只要你不开口说话。你一定不能说话——我们得假装你得了急性喉炎。”这个活儿花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很多。二十分钟后我还得到裁缝那里取我今晚要穿的晚礼服。“我必须走了，亲爱的。我还有一大堆差事要处理。”

她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似乎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她继续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

“慢慢适应你的新身份吧，”我临走前对她说，“今晚我会回来，然后把你的脸还给你。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谈。”

外面开始下起毛毛细雨，我在离开裁缝店时，打开了雨伞。路灯在阴沉沉的雾霾中发着惨淡的光，看起来就像一簇簇巨大的花束。手中的雨伞令我深感自豪，它是我和柯珊卓乘飞机去英国前，柯珊卓送给我的礼物，而且在它银质手柄上还刻着这样的字样：柯珊卓赠与哈罗德，深表谢意。

尽管我仍然感觉到真正的艺术家其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捕捉到激发灵感的场面，但是我还是深刻意识到我的计划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早已成功完成了。到现在为止，丽奥塔的死已不再仅仅是我自己虔诚的愿望。现在在我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们已经计划四十八个小时后乘飞机离开伦敦希思罗机场。所以在那之前，丽奥塔必须死，而且必须被埋掉。

我在邦德街的一家商店选购领带时，我已经决定把她扼死——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杀死她。但是我怎么处理尸体，又把尸体埋到哪儿呢？要知道我对英国农村一点儿都不熟悉。我一边考虑着问题，一边开着车穿过雾气笼罩的街道，终于到了庚斯博罗新月楼，并且在离公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停车位。

我跳下车，弯腰撑开伞，一抬头，正好看见丽奥塔出现在我们住的大厦门口。她穿着孔雀绿的雨衣，打着与其相配的雨伞，这把雨伞是她上周在哈罗德百货公司买的——如果没有这些行头，我在雾中根本认不出她的身形来。因为我一直在全神贯注地思考和策划，所以直到此时我才想起来我们早先约好在一家法国餐厅提前吃晚饭。以往如果我让她等待的话，那么我得花整顿饭的时间来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而那些理由没有一条能让她信服。



就在她走到马路牙子上时，我赶忙追上去，一辆出租车没有理会她伸出来的手，一溜烟消失在雾中。我还没来得及走近她，跟她打招呼，她就匆匆忙忙过了马路，白痴一样全然不顾车水马龙般来来往往的车辆。就在这时，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美妙的画面——丽奥塔被撞死在车轮下。在这样雾气腾腾的街道上，一个孤独的步行者多么容易发生意外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我不需要考虑在公寓里扼死她，不需要冒着可能被发现的风险把她的尸体运到目前还没想到的埋葬地。在雾中我只需要偷偷靠近她，扼死她，然后不留痕迹地逃跑，万事大吉。在我匆匆忙忙追赶她时，我的脑海中出现绝对不能伤害到碧尼的想法。碧尼毫无疑问会扮演她。碧尼早已把她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加注在我身上，我不能让她失望。

就在我快要追上丽奥塔时，她却突然消失在地铁的入口处。我仍然没有失望。我所要做的就是不能让她看到我，直到她再次出现在街道上。

在熙熙攘攘的地铁里避免被她发现要比我希望的更容易些。实际上，我很难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再找到她的身影。但是就在这时，我在站台边上看到了孔雀绿的雨衣。

本能的，无须过多思考，我就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像一只小虫子似的慢慢蠕动挤过拥挤不堪的人群，终于，当我站在她身后，离她只有一步之遥时，我的手紧紧握住已经折起来的伞柄。我慢慢地后退几步，双手抓住雨伞，举起伞尖，直到它几乎就要碰到丽奥塔的雨衣。就在火车呼啸着穿过隧道进入站台前几秒钟，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残忍地向推动我的双臂。只听到一声惨叫，她掉进了地铁轨道里。

当我转过身时，一张男人的脸正对着我的脸。我感觉到他的手抓到了我的衣袖，但我努力挣脱了。在我逃跑时，我感觉雨伞从手里脱落下来。我头也不回逃离了现场。

回到公寓，我赶紧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然后整个身子卧倒在沙发上，脑袋晕晕沉沉的。

“哈罗德，是你吗？你终于回家了？”

刚刚听到这个声音，我妄图告诉自己这个声音仅仅是我泛滥的想象力的副产品而已。我紧紧闭上双眼，但是不幸的是，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就站在房间里，活灵活现地站在那儿。



“我们约好一小时前见面的，别告诉我你忘记了。”

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重新控制自己的思维。

“显然你真的忘记了。”她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看着我，那种眼神看起来就像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斯布拉乌医生在他那间办公室给我看病时的眼神。

“哈罗德，我遇到些事情，耽搁了一会儿。我真的觉得这次你已经完全精神错乱了。上帝啊，是什么驱使你做这样的事情？她就戴着我的耳环站在这儿，还有我的那张脸。哈罗德，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在你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你选错了偶像。你本应该像其他男孩子们一样的，你本应该去崇拜何帕龙·卡塞迪而不是密斯佛陀。”

我以牙还牙回答：“亲爱的，我是那样做的啊，你幸运之极，长得像极了何帕龙·卡塞迪。”

“可是你告诉她已经杀了我，杀了我并且埋了我。既然对你而言这是你的新点子，你最好希望并祈祷她不会直接到警局去揭发你。我想我把一切都告诉给了她，当然还给了她一张支票。我想你没有机会看到我的新雨衣和雨伞了，但是我没有勇气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衣服送她出门。这样吧，我的好老公，你最好立刻做一件事，我们一回到家，你马上跟斯布拉乌医生见个面。我再也忍受不了你了。”

我的大脑快速地理解着她所说的话。“她为什么到这儿来？她没有理由到这儿来的。”

“你指望她做些什么？你告诉她我死了，而那时候她看见我的脸——”

“你撒谎！”

“傻瓜，在镜子里。你在镜子里给她呈现我的脸，而那个时候她就知道了你是个神经病，还有那些你讲给她听的一大堆愚蠢的谎言。但是她还不确定，所以她到了这儿。”

“但是以前她从未见过你啊。”

她这次诡异地一笑，走出房间，回来时，脸上多了一层黑色面纱。“不，亲爱的，她见过我。你以为当你告诉我第二天要去肯特郡拜访一个生病的老朋友时，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我太了解你的那些鬼把戏了。从帕丁顿开始一路上我都一直在跟踪你。在火车上，当我看到和她在一起时，我确信自己的怀疑没错。这又是你的一次小小越轨。但是，我错了。噢，没错，我得承认这次是我错了。在那家小酒馆，我送给她一块手帕，而她把她的经历讲给了我。我只能希望她可能是你的又一个小情人。”



我回忆起在碧丝浩普斯盖特的那间小屋里，当我给碧尼化完妆时，她露出的诧异的表情，她发出的那声不可思议的叫喊。愚蠢的东西，那时候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现在我要去洗个澡。如果我们打算派对前吃点东西的话，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

门铃响的时候她还在浴室。两个男人中年长的一位拿出证件证明自己是都市区警局的拉克若斯探长，他说他们正在调查一起发生在地铁里的命案。

“派克赫斯特先生，目前看来有个目击证人，也许您得跟我们去趟警局，协助我们调查此案。”

开始我坚决抗议跟他们回去，但是他礼貌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们已经联系了住在道切斯特的道恩女士。这把伞是您的吧，先生？”

唐·奥尔森



第一次拍拖

站在船上的人们，既看不到陆地也不见天上的朵朵白云。跟昨天相比，海浪更大了，但德洛斯小姐号庞大的船体却岿然不动。这艘豪华游轮在地中海里航行得那么平静，让贝尔特·巴特尔简直无法相信，船下的海水会深达几百米。他坐在躺椅里，惬意地眺望着地平线，眼角也斜着身旁躺椅里那个身穿比基尼的漂亮夫人。她正在看书，匀称的身体侧卧着，曲线分明。有时她也坐起来，迅速地望望周围。这时巴特尔就大胆友好地冲她笑笑。



一个礼拜前，当巴特尔在多特蒙德跟父母告别时，他不相信这次旅行会让他高兴。这次旅行是父母送给他的三十岁生日礼物，他们以这种方式强迫他出去冒一次险，他自己决不会主动冒这种险的。贝尔特·巴特尔很清楚，妈妈和爸爸心里在想什么。过去几年里，他一直让他们很开心——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大学，在自家的机器制造厂里开始自己的第一次职业生涯。除了工作、玩电脑游戏，偶尔跟老朋友们晚上出去喝喝啤酒，他没有其他兴趣，父母们可不喜欢儿子这样。父亲总是以睿智恳切的口吻说：“一个男人应该努力扩展他的社交圈子。”出席过社交活动之后，母亲经常故作迫不得已地问，你觉得这个或那个富人家的女孩子怎么样？巴特尔的回答大多是“非常可爱”。

贝尔特·巴特尔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安，他还没有体验过爱情的欢乐，虽然他很难想象出爱情会是什么滋味。可是现在，旁边的这位夫人点燃了他的幻想。他估计她比自己大几岁。在餐厅里——他在餐厅里已经观察过她了——她出现时总是身穿优雅的服装，单独一个人。现在她悠闲地跷着双腿，巴特尔突然很想吻一吻她的膝盖。一首熟悉的摇滚乐曲的旋律引起了贝尔特·巴特尔的注意。他看到一个男人吹着这首乐曲，不过吹得走调了。那人穿着汗湿的紧身汗衫和短裤正沿着栏杆散步，他双肩很宽、肌肉发达，长着一脸引人注目的大胡子。当他的目光落到巴特尔的女邻居身上时，他一愣，然后绕到她另一边的躺椅上坐下来。数分钟后，美女就和那个男人兴奋地交谈起来。贝尔特·巴特尔躺在躺椅里，感到浑身不自在。

接下来的几天，当德洛斯小姐号游轮全力朝西西里岛海岸驶去时，巴特尔常能看到那位美女跟她的活泼健谈的崇拜者在一起。吃早饭时他俩同坐一张桌子，他们一道在甲板上散步——虽然还没有手挽手，烛光晚会上他们却搂得紧紧的跳舞。尽管如此，有时候她还是向巴特尔抛来诱人的微笑。巴特尔早晨醒来时，马上就想到她的微笑。他感到体内正升腾起一种异常的激情：一种想征服一个女人，跟另一个人争夺她的愿望。他一大早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思考着如何博得她的芳心。他肯定：如果他碰上那家伙单独站在栏杆边，他会毫不迟疑地将对方抛进海里。

一天夜里，西西里的里帕利岛上的灯光从黑暗的海面浮出来了。许多游客都没有睡觉，都在等德洛斯小姐号抛锚。贝尔特·巴特尔也是直到凌晨时才穿过走廊回到他的船舱的。这时走廊里突然传来叫声：“先生……请等等。”巴特尔听出是她的声音，他停下脚步。她已经来到了他身旁，



抬眼望着他。“对不起，”那位美丽的夫人说道，“对不起，我可以到您船舱里去吗？”

尽管激动，贝尔特·巴特尔还是找到了钥匙，为她打开了门。“我可以……请您喝点什么吗？”当她坐到他的床上时，他问道。他打开一瓶威士忌倒了两杯，小心地喝了一口酒后，他感觉恢复了一点自信。

“麻烦您真让我不好意思。”那位海上美人说道，“在这整个行程中您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现在我觉得您就像是我的命中救星。我已经在船上转了半个小时，试图摆脱那个家伙，您肯定看见过他跟我在一起。他在追我，他寸步不离开我左右，像只发情的狗跟在我后面追赶。”

贝尔特·巴特尔理智清醒地建议道：“他要是麻烦您，您应该报告船长。”

“哎呀，我不想引起麻烦，倒还没发生什么事。可不知怎么，那家伙令我害怕，作为男人您也许无法理解，我真想立即下船。”

“您在这里暂时是安全的！”贝尔特·巴特尔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果断，这令他很高兴。几个小时过去了，贝尔特·巴特尔得知，那位美丽的夫人名叫叶茜卡，在一家大时装集团工作，未婚，三十四岁。不知什么时候，他将他的床让给她睡，她高兴地接受了。贝尔特·巴特尔用被子裹着，在地板上甜蜜地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很晚才醒来，当他们互问早上好时，巴特尔凝视着客人的眼睛，感到有些羞涩。因为夜里叶茜卡的被子被踢开了，露出了她的高档尖角胸罩。“巴特尔先生，您陪我下船走走吧。我们在一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另外，这样一来，那个粗鲁的家伙就不会烦我了。”

贝尔特·巴特尔高兴地同意了。他陪叶茜卡回她的船舱，她迅速更换了衣服，背上一个书包。他们顺利地下了船。他们欣赏这座火山岛圆形山顶上升腾的烟雾，在熔岩礁石之间洗了澡，还参观了这座漂亮的港口城市。叶茜卡坚持要坐快艇去一趟西西里主岛。他们在海峡里破浪疾驰了一个小时，进了一家渔人饭店。他们点了葡萄酒，巴特尔的葡萄酒知识令人钦佩。他父亲是个葡萄酒迷，常拿关于葡萄种类、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和年份的最新知识“灌输”给全家人，这些知识终于让巴特尔派上了用场。贝尔特·巴特尔感到，叶茜卡这个晚上也很开心。“可惜我们马上又得回去了。”他看了一眼表说道，“您知道，德洛斯号船明天一大早就又要起航了。”



“我们不管船了。让那些乘客自己继续航行吧，尤其是那个讨厌的捣蛋鬼。我们可以两人一起周游意大利。”

这一想法征服了巴特尔，但他还是脱口说道：“可我们总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我们在船上的行李怎么办呢？”

“支票和证件您肯定带在身上吧，我们重新买几件最新的意大利时装就行了，我会马上通知船长的，好吗？”

贝尔特·巴特尔激动地低声同意了，叶茜卡走去打电话。巴特尔感到惊奇，他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冒险精神。他的父母肯定不喜欢他这么做，那也不通报了，让他们以为他接下来的数个礼拜一直待在德洛斯号船上好了。当天晚上，叶茜卡租了一辆越野车。第二天一大早就摆渡前往意大利大陆，穿越南国原始的风景。叶茜卡不喜欢游人如织的地方，她宁肯去探寻无人的山谷和孤独的山村。他跟叶茜卡在宁静的湖边和意大利五针松下宿营，向农民买食品，去也许从没有游客涉足过的饭馆用餐。在越野车里睡觉虽然空间很窄，但巴特尔很愿意拿它换豪华酒店的套间。夜里，听着猫头鹰的叫声和潺潺的小溪声，叶茜卡依偎进了他的怀里。

当激动人心的两个礼拜过去之后，叶茜卡说道：“我们去一家上档次的浴室里洗个热水澡吧，罗马不远了，我认识那里城郊的一家博览会酒店，那里最适宜放松了。你在电话亭前停下来，我去订个房。”

不一会儿，他们就在了一幢高楼前的大停车场下了车。叶茜卡略一沉吟，说道：“我先得买瓶合适的洗发剂，然后再洗澡。你去办一下住店手续好吗？附近肯定有家好药店。”

“好吧。”贝尔特·巴特尔脸上得到一个吻，他走进酒店的接待大厅。他在总服务台要了个双人间，出示了他的身份证件。“等一下。”那位酒店服务员说完，就消失在一扇办公室门后。几分钟过去了，巴特尔无聊地转向一个报架。他在一个意大利语标题下看到了他的照片和他的名字，他弄不懂那上面写的什么。对，叶茜卡！她会讲意大利语。

“先生！”当他向酒店大门口走去时，身后传来了叫声。他在大街上犹豫地四面张望，突然一辆绿色的赛车高速驶离了停车场，几乎从他身上轧了过去。在他闪躲时，他认出了驾车的人是船上的那位叶茜卡的崇拜者。在副驾驶座位的靠背上，叶茜卡的后脑一闪而过。

两分钟后巴特尔坐在了越野车里。叶茜卡说得对，他寻思道，那家伙卑鄙危险，甚至不惜绑架。巴特尔全速跟踪。

他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看到了那辆绿车子。后视镜里出现了许多蓝灯闪烁的警车，贝尔特·巴特尔不管不顾。他明白，如果他现在示弱的话，叶茜卡就可能成为一桩可怕罪行的牺牲品。好几次，越野车几乎离那辆赛车的保险杠只有一肘之远，可那个满脸大胡子的家伙却总是一踩油门大胆地拉开了距离。在一个大的左转弯的地方，巴特尔不踩刹车反而加速，并开始超车，可他没料到前面是一个大的右转弯，两辆车撞到一起，越野车晃动了一下，倒向一根灯柱。

贝尔特·巴特尔被救护人员小心地从车子里拖了出来，搬上了担架。急救医生发现他只是受了轻伤。“那个女士怎么样了？”巴特尔问道。

“那两位问题也不大。”一位意大利警官用英语回答他说，“巴特尔先生，您已经被绑架了三个礼拜。在您从德洛斯小姐号游轮上失踪后，您的父母收到了一封敲诈信，他们为您支付了两百万马克。在您今天被总台认出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线索。我们在您撞坏的那辆车里找到了赎金。司机和陪伴他的那个女人是一对骗子，他们曾因犯同一罪行被判过刑。”

“我可不是……”贝尔特·巴特尔渐渐明白了，叶茜卡跟他玩了一场多么漂亮的 game。

“其他的事我们到警察局再谈。我想，您不会被指控危害交通的。毕竟是您让我们逮到了那两个罪犯的。”

在被抬往救护车的途中，贝尔特·巴特尔看到了叶茜卡。她坐在一张担架上，额头上被撞伤了，戴着手铐。当巴特尔向她欠起身时，叶茜卡垂下了眼睛。“我在审讯时会为您讲句好话的。”他伤心地说道，“您没有强迫我干任何事情，没动过我一根头发……”

叶茜卡抬起头来，再次以她迷人的方式朝他笑笑，说道：“老实讲，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很幸福。好吧，法庭上再见。”

基姆·罗泽



不知情的人

“要是我们能经常这样躺着，就如同进入了天堂。”雷吉纳尔德·施尔特说着，把腿平放在岩石上，眯着眼睛看太阳。

“要是这样的话，你不是无聊至死就是被饿死。”他的女朋友克拉丝娅说。她刚从环礁湖游泳回来，头发湿湿的，正坐在一条毛巾上，看着天上的彩云。

“又有什么征兆？”雷吉纳尔德幸灾乐祸地说道。

克拉丝娅没有答话。

“你要乐观地看问题。如果在德国，也许我们在蹲监狱。现在我们在哪里？在天堂！”

克拉丝娅叹息道：“你的心情倒是不错，那是蠢！如果你的对手讨厌你的话，你认为我们能靠大叶藻生活吗？”

“那倒是。”雷吉纳尔德嘟囔了一声，闭上眼睛，想打一个盹。

克拉丝娅生气地咬着保养得很好的指甲。自从她与雷吉纳尔德在一起后，他带给她的只有破产、倒霉和失败。本来今年开局良好，雷吉纳尔德想自己开一家电影制片厂，他找到一家国际制片公司和一名著名演员做投资人，做大买卖的梦想已成功在望。可是拍摄前一周，账户上竟然空无分文，这两人只得乘坐班机逃往智利海岸边的一个小岛。

跳伞运动员斯特凡·普雷托里乌斯住在这里，他是雷吉纳尔德的老朋友。多年前，他在山区找到了巨大矿藏，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他的钱就是雷吉纳尔德的最后希望。可是当雷吉纳尔德与他通电话时，听到的却

是留言。今天晚上，他要出差回来了。

两小时后，这两个人回到港口附近一家小公寓的房间里。雷吉纳尔德用起子在开一瓶威士忌，只听“砰”的一声，塞子打开了。雷吉纳尔德倒了一杯，克拉丝娅把剩余的酒倒进了洗脸池。

“你在干什么？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依赖！”

“什么？”克拉丝娅愤怒地喊道，“你为什么就不为我想一想？难道你认为，你把我拉到地球的这边，就是为了让我看你酗酒？”

“这个狂妄的牛皮大王。”雷吉纳尔德悲叹一声，扮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情，模仿他老朋友的声音说道，“我对电影没有一点商业兴趣，我对这一行业一窍不通。”雷吉纳尔德一掌拍在桌子上，“他当然不知道啦！我只需要他的钱。”

“你就像一个蠢货，”克拉丝娅冷静地说，“你怎么能开门见山呢？如果你先进行感情投资，我们就可以说服这个人的。”

“就你有信心，”雷吉纳尔德讥讽道，“他唯一对我们这次来访感兴趣的，是你的大腿。”

“我知道，所以我明天还要再次拜访他，就我一个人。”

“你想……”

“是的，没有人能阻止我，现在我要一个人负责此事。”

雷吉纳尔德·施尔特只得接受，可是想起这次会面他就害怕。斯特凡·普雷托里乌斯擅长表演，克拉丝娅私下里曾表示想得到这样的男人，而且他特别富有，面容俊美，体魄强健。雷吉纳尔德不知道，克拉丝娅是否真的爱他；他也不知道，普雷托里乌斯是一个爱征服女人的主儿，而且，目前他正独身。

第二天早晨，雷吉纳尔德租了一辆车，把女朋友送到普雷托里乌斯的庄园。

“现在你可以走了，明白吗？”克拉丝娅边说边往脖子和关节处喷香水，“不要给我打电话。”分别时，他们没有接吻。

他当然没把车开走，而是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窥探到克拉丝娅在普雷托里乌斯那里的活动。这个花花公子穿着短裤，裸着上身，坐在花园里一张躺椅上，看见克拉丝娅出现在门口，像弹簧一样一下子跳了起来。他快速走过去，吻了一下克拉丝娅，蓦地雷吉纳尔德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脸，紧接着两人消失在房间里。



雷吉纳尔德在观察哨上待了近三个小时，顾不得蚊子的侵袭和烈日的曝晒，希望不要出什么事，虽然他自己知道终究会发生严重的事情。最后，为了保护皮肤，他只得打道回府，为了表示抗议，他猛踩汽车的油门。

夜深了，雷吉纳尔德坐在公寓阳台上，喝着威士忌。他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又看看水面上的月光。他不时望一眼克拉斯娅回家的必经之路，直觉告诉他，今夜他要一人独过了。两瓶酒很快喝完了，他耷拉着脑袋，用尽全力回到床上。

“雷吉纳尔德，醒一醒，已经是午夜了。”

克拉斯娅的声音如同在他的前额上放了一个冰袋，他一下子就睁开了眼。

“你不要这么目瞪口呆地看我。”克拉斯娅爽朗地笑道，“我当然要在你那里过夜，但什么事也没干。”

雷吉纳尔德从床上一跃而起，“出什么事了？”

克拉斯娅走进浴室去洗脸，雷吉纳尔德跟在后面。

“你想知道，我是否与他睡觉了？”她边擦脸边问，“我当然得这么干，但你不要认为我是个妓女。如果我不知道，这不仅有益而且还十分好玩，我是不会这么干的。当然啦，普雷托里乌斯是个废物。”

“太好了。”雷吉纳尔德低声说着，去找威士忌。几秒钟过后，克拉斯娅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她连忙走过去，发现双人床上方墙上有一个可恶的斑痕，床单上到处是玻璃碎片。

“你要振作起来，雷吉纳尔德！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有钱，你要相信我。我们如丧家之犬逃走，要像国王一样回去。”

“够了，你有什么计划？”

“成功后，我会告诉你。如果你还念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要相信我。这几天你休假，放手让我干，好吗？不会有问题的。”

克拉斯娅拿起箱子，收拾衣服、牙刷和内衣。

“我警告你，克拉斯娅。”

“你？太晚了。我开那辆车。”她走到门前，临出门前鼓励似的笑了笑。

在后面的五天时间里，雷吉纳尔德只是没酒时才离开公寓。对他来